

《大般涅槃经》写经在北周和隋代的流行

崔 峰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甘肃 成县 742500)

摘 要:《大般涅槃经》在敦煌文书中是遗留卷号最多的一部写经,而其中大部分的书写时间出现在北周和隋代。同时期的莫高窟中,以《大般涅槃经》为素材的经变画和故事画也十分的盛行,这既与敦煌地区的历史背景有关,还与当时名僧大都普遍修习《涅槃经》和朝廷的倡导有关系。

关键词: 大般涅槃经; 写经; 北周; 隋代

中图分类号: K107 **文献标识码:** A

在众多的敦煌佛经写本中,《大般涅槃经》是卷号最多的一部佛经,有近 860 个卷号。经过对《敦煌宝藏》(1—134 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 2 册)、《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 4 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 6 册)、《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全 2 册)、《甘肃藏敦煌文献》(全 6 册)、《浙藏敦煌文献》(全 1 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1—27 册)、《俄藏敦煌文献》(全 17 册)所收《大般涅槃经》进行了调查,其中绝大多数写本为昙无讖译的北本,流传于南朝的南本只有二三十个卷号,还有部分南北两本混杂而成的本子。

在这些写经卷号中,有确切题记的仅为 28 件。^[1]最早的题记为“景明二年太岁亲(辛)巳六月戊亥朔二日甲戌比丘尼道括所造供养”,“景明二年”是 501 年。较晚的写卷有斯 2136 号,题记为“景龙二年(708)”;上博 39 号,题记为“大唐天宝六载(747)”。其中隋代写本有 8 件,北周的 5 件,西魏的 3 件,梁朝的 1 件,其余的年代较为分散,跨代年度也大。北周和隋朝时期的写本明显占据优势。如果从文字、书法风格和行文格式等方面来辨别,则 800 多卷本中也多数是 6、7 世纪的写本,以 6 世纪的居多。^[2]

(一) 南本

《大般涅槃经》卷三俄双: 01604 号(《俄藏》8—251T)

题记为建德二年岁次癸巳正月十五日,即公元 573 年。

《大般涅槃经》卷九上博 05 号(《上博》1—80—92)

题记为建德二年岁次癸巳正月十五日,即公元 573 年。

(二) 北本

《大般涅槃经》卷一斯 1317 号(《宝藏》10—77—89 上)

题记为保定四年六月,即公元 564 年。

《大般涅槃经》卷四斯 3518 号(《宝藏》29—264—276)

题记为开皇八年八月三日,即公元 588 年。

《大般涅槃经》卷六上博 03 号(《上博》1—60—69)
题记为比丘道舒受持。清信尹嘉禮受持。開九開十開十一各一遍。隋代

《大般涅槃经》卷十一斯 1945 号(《宝藏》14—627—634 上)

题记为周保定五年,即公元 565 年。

《大般涅槃经》卷十六斯 2598 号(《宝藏》21—358—366 上)

题记为维大隋大业二年岁次丙寅,即公元 606 年。

《大般涅槃经》卷十七津艺 243 号(《津艺》5—163—176)

题记为大业四年二月十五日,即公元 608 年。

《大般涅槃经》卷十八斯 2082 号(《宝藏》16—29—41)

题记为保定元年九月十七日,即公元 561 年。

《大般涅槃经》卷三十津艺 007 号(《津艺》卜 39 — 43 上)

题记为开皇元年岁次辛丑八月十八日。即公元 581 年。

《大般涅槃经》卷卅三伯 2117 号(《宝藏》114 — 589 — 608,《法藏》6 — 36 — 47 上)

题记为大业四年四月十五日,即公元 608 年。

《大般涅槃经》卷卅六,俄 069 号(《俄藏》2 — 255 下 — 258 上)

题记为大业四年二月十五日,即公元 608 年。

《大般涅槃经》卷卅八斯 2791 号(《宝藏》23 — 423 — 431)

题记为大隋开皇十八年四月八日,即公元 598 年。

《大般涅槃经》是大乘佛教五大部经之一。它的所有汉传译本一共是七种,而比较通行的是昙无讖所译的北本《涅槃经》。北凉昙无讖译《大般涅槃经》又名《涅槃经》,共四十卷。《大般涅槃经》之所以会在北周和隋代的敦煌地区这么盛行,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昙无讖到达敦煌后,在北凉玄始十年(421),沮渠蒙逊迎讖至姑臧出译《大涅槃经》。此后昙无讖久居敦煌,弘扬其法。由于此经畅演大乘,议论宏辟,精义迭宣,从开始译出以来,就在中国佛教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南北各地得以弘传。^[3]在凉州方面,曾经亲助昙无讖译此经的道朗撰制了经序,并著《涅槃义疏》,释佛性义,为以后诸师讲说此经所依据。^[4]又同时笔受者慧崇也著有《涅槃义记》,并在凉地讲授,辩论深义。

《大般涅槃经》于宋文帝元嘉中传至建业(今南京)。当时江南已流行法显西域所得的六卷本,大本既至,人们觉得它的语言不尽如人意,品目划分也不理想,于是慧严等便将它改治为三十六卷。后世称四十卷本为北本,三十六卷本为南本。《高僧传·慧严传》曰:《大涅槃经》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措怀。严乃与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始有数本流行。^[5]据记载,当时仅南方的刘宋一地,善精《涅槃》的学者就有四十余人。其中慧勇(515 - 583)曾讲《涅槃》二十多遍,宝琼(504 - 584)曾讲三十余遍,宝亮(444 - 509)讲述达八十四遍,僧宗(438 - 496)更以一生讲授此经百遍而闻名海内。而宝亮、道慧、慧静、僧镜、法瑶、明竣、法智、宝琼、慧令等,还都制作了一时广为流布的《涅槃经》义疏。

梁代时,梁武帝亲讲此经,并制作《涅槃讲疏》一文,又旨命《涅槃》名匠宝亮总集此经的各家注疏,撰成《大般涅槃经集解》七十二卷。而且依此经自撰《断酒肉文》,令光宅寺法云宣讲立制。还将《大般涅槃经集解》送于扶南国(今柬埔寨)^[6],将自己作的《涅槃经

义疏》赠百济国^[7]。

从竺道生开始,南北朝涅槃学说畅销不衰,一直到北周时期仍十分流行。潼州光兴寺宝象和蒲州仁寿寺僧妙研究并弘扬其说。僧妙受到周武帝的特加尊敬,而妙则以讲解涅槃为恒业。^[8]昙延早年听僧妙讲《涅槃》,深悟经旨,认为“佛性妙理为《涅槃》宗极,足为心神之游玩也。”周太祖平素就崇拜佛法,喜欢听经,对昙延法师讲经尤其钦敬。每次讲经,他都亲自事奉讲主,亲听昙延法师讲经的清悦之声。每当法会,远近僧俗大众,前往集会,其观听法会的人群,就如集市一样。周太祖邀请昙延法师入朝,共商治国大事,并任命他为国统,使之周壤导达。但昙延法师性好恬静,不干时政。周太祖因为太行山百梯寺离京都太远,就在中朝山西岭选择一块风景优美的地方,为昙延法师建造了一处寺院,赐名为“云居寺”。周武灭法后他隐于太行山百梯寺,撰《涅槃经义疏》十五卷,“其门人弟子绍绪厥风。”^[9]

隋文帝崇信佛教,厚待昙延。开皇元年(581),即“从僧人昙延之请,诏度千余人。”^[10]开皇二年授昙延以大昭玄统之僧官显职,又以其名建立延兴寺、延兴门、延平门。与昙延同时被称为“玄门二杰”的释道安,也崇尚“涅槃”。^[11]在他们的倡导下,弟子辈出,涅槃说盛行一时。

隋代统一后的开皇十六年(596),隋文帝从全国各地召诸名僧,普会京辇,建立“五”众(一说二十五众),“峙列帝城,随慕学方,任其披化”。^[12]在“五”众之中,涅槃众位列第一。先后有法总(生卒不详)、董真(543 - 613)、善胃(生卒不详)等一代名师担任过“涅槃众主”,领众转读并开讲此经。专门从事涅槃学说的宣传和研究。可见隋王朝对涅槃经的高度重视,上既崇之,下弥企尚。当时,灵润(生卒不详)讲了七十遍,道洪(574 - 649?)讲至八十七遍,而行等一生则讲述此经达百遍。

隋代著名的智顗(538 - 597)法师也是依据此经而创立的“五时教判”,他又广泛运用《涅槃经》中的法义名相开显天台一宗的教义,其徒章安灌顶(561 - 632)的《涅槃》义疏释解,盛为人所传习。隋仁寿年间随使入京,阐弘经法,接对深契。^[13]隋代义学高僧如慧远(523 - 592)、灵润、道洪(生卒不详)、行等乃至吉藏大师等,也都对《涅槃》有讲述、注疏。直到唐代以后,才不再有以讲《涅槃》为主闻名于世的“涅槃师”,“涅槃学派”也逐渐衰落无闻。

地论诸师中以净影寺慧远与涅槃的发展最有关系,他为法上的弟子,俗姓李,敦煌人。十三岁受业于华阴沙门僧思禅师,自始诵经,问师经中玄隐大义。年十六往邺地,大小经论普遍博涉。属地论南道派。此派主张佛性本有,认为第八阿赖耶识与《楞伽经》中所谓之如

来藏与《涅槃经》所谓之佛性相同，皆是真如，自性清净。从《续高僧传》记载可知慧远“祖习涅槃”并曾“七夏在邺创讲十地”，门下弟子亦多擅长涅槃与十地。^[14]历北齐、北周二世，当廷抗谏北周武帝令沙门还俗之事，名震道俗。北周末年在少林宣讲佛法。开皇年间于京长安安置寺，名为净影，常居讲说，四方投学七百余入，皆海内英华。今存《大般涅槃经义记》十卷为其所撰。隋开皇十二年(公元 592 年)卒于净影寺，春秋七十。隋文帝以为失国之宝，为之罢朝，可见名盛于时。^[15]

隋代是吉藏活动的主要时期，依照蓝吉富先生的统计分析，以涅槃学派最为兴盛，其次才是摄论、三论等学派。^[16]吉藏(549-623)大师一生的活动，主要在隋代(581-619)，这一时期他刚好是三十三岁至七十一岁共三十九年的著作高峰期。在吉藏的著作中，就有专门注疏《涅槃经》的《涅槃义疏》^[17]二十卷及《涅槃经游意》一卷。日本学者栗谷良道还通过研究证明，《涅槃经》对吉藏大师的影响与吉藏对“涅槃”的阐释发挥在其著作中多方面存在，^[18]一般人都以为吉藏大师的著作当中引用最多的书籍是《大智度论》，实际则是《涅槃经》^[19]

《涅槃经》盛谈佛性，而中国又一向有注重心性讨论的传统，因此《涅槃经》的翻译传入使涅槃佛性的学说很快就在中土传播开来，成为了南北朝时的佛教显学。隋代高僧吉藏、慧远等均曾为涅槃作注疏，涅槃义学的发展可谓达到巅峰。

唐以后汉土佛教即已分宗立派，各述其祖。诸宗兴起却独少涅槃一宗，令人怀疑涅槃在唐代之式微。“入唐以后，南北涅槃师遽尔衰落，这大概是在新兴的天台、三论诸宗势力掩映下，不复有以独讲一经名家的涅槃师了。”^[20]宋人的撰述，基于祖训，未再脱离前人所述而再有新的解说。

北周隋代的涅槃思想的盛行，不仅仅表现在敦煌地区的写经方面，同时期的石窟壁画我们也能找到这一印证。

敦煌莫高窟的涅槃图像出现较晚，就现存的实物而言，始见于北周建平公于义开凿的第 428 窟西壁。由于隋代涅槃思想的活跃，为适应政治的需要，许多著名的画家把《涅槃经变》作为重要的绘画题材。他们纷纷到寺院等地作画宣扬涅槃经。据《历代名画记》卷 3 记载，杨契丹在宝刹寺佛殿南面画《涅槃变相》，郑法士在永泰寺东精舍画《灭度变相》。展子虔在龙兴寺西禅院殿东头画《八王分舍利》。在这股风气的影响下，敦煌隋代壁画的《涅槃经变》也逐渐多了起来，现存的三铺，分别绘在第 280 窟人字披西披、第 295 窟人字披西披和第 427 窟前室西顶。其位置多在窟顶人字披或位于主尊像上方，

或与主尊相对应。此外第 420 窟窟顶北披的涅槃像与第 280、295 窟颇为相识，可视为北朝之延续。^[21]

作为北朝后期的名僧昙延，其涅槃思想影响到敦煌等地。一直到隋和初唐，在敦煌民众心目中，他的思想和事迹还广为流传。莫高窟第 323 窟，是初唐时期开凿的洞窟，其南壁画有昙延法师的神异事迹。^[22]其窟顶与南、北壁之壁画，均为初唐时所绘。^[23]神僧昙延之事迹以四个连环画的形式表现在该窟南壁东端壁画中。

参考文献：

- [1]景盛轩.敦煌本<大般涅槃经>研究[D].浙江大学 2004 年博士论文数据库.
- [2][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M].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1990:80-140.
- [3](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M].中华书局, 1995:538.
- [4](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M].中华书局, 1995:313.
- [5](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92:262.
- [6](宋)志磐.佛祖统纪[A].大正藏(卷 49、51、52)[C].
- [7]梁书[M]:(卷 53).中华书局, 1995:805.
- [8][9][10][15]续高僧传(卷 8)[A].大正藏(卷 50)[C].
- [11]续高僧传(卷 8)[A].大正藏(卷 50)[C].续高僧传[A], 卷 22<护法上>, 附见四释道安传.
- [12]续高僧传(卷 8)[A].大正藏(卷 50)[C].
- [13]续高僧传(卷 8)[A].大正藏(卷 50)[C]: 584-585.
- [14]续高僧传[A].大正藏(卷 50)[C]: 489-492.
- [16]蓝吉富.隋代佛教史述论[M].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4.
- [17][日]平井俊荣.吉藏著大般涅槃经疏佚文的研究[J].南都佛教, 1972:27,129.
- [18][19]栗谷良道.吉藏教学と涅槃经[A].(平井俊荣监修)三论教学の研究[C].春秋社出版, 1990.
- [20]林子青.涅槃佛[A](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一)[C].知识出版社, 1980:241-242.
- [21]贺世哲.敦煌莫高窟的涅槃经变[J].敦煌研究, 1986,(1).
- [22]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6:132.
- [23]马世长.莫高窟第 323 窟佛教感应故事画[J].敦煌研究, 1981,(1):80.

作者简介:崔峰(1972—),男,山东省宁阳县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敦煌学硕士,研究方向:佛教艺术和佛教史。